

绿地文学丛书

村魂

汪国寿 何本军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作者简介



汪国寿 安徽作协会员，在《延河》《青海湖》《中国文学》《文艺天地》等多家报刊发表小说近百万字。著有中篇小说集《见官》，中短篇小说集《恼人的中国字》。



何本军 男，1970年出生，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本科学历，中教高级职称，现任安徽省颍上县黄坝乡中心学校校长，现任颍上县教育书法协会副秘书长。先后在《文艺天地》《九州》《文苑》《华兴时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绿地文学丛书



村魂

汪国寿 何本军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村魂 / 汪国寿著. -- 银川 : 阳光出版社,
2013.8

(绿地文学丛书 / 高耀山主编)

ISBN 978-7-5525-1007-2

I. ①村…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3260号

绿地文学丛书

村魂

高耀山 主编

汪国寿 著

责任编辑 冯中鹏

封面设计 邱雁华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市开创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5449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007-2/I·356

定 价 298.00元 (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村 魂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张浩的母亲是个药罐子。

她不仅有糖尿病，还伴有高血压等多种并发症，因此，一天离了药都没法过。所以，张浩家里简直就像开药铺的。上边的条几上除了有只敬神拜佛的香炉之外，所有的空间几乎全成了药的世界。自家人闻惯了还觉不着，习惯成了自然。而对于外人来说，人还没进门就有一股药味钻进了鼻孔，仿佛走进了药库，整个身心全都被这刺鼻的药味包围着。待你再进门时，那上边的条几上各种药品真个是摆得琳琅满目，叫你应接不暇。有心人只要一看，就可以透过这些药品看到他家的收入大都摆在这里了。农村人谁看了谁都会在心里感叹，这哪里是药，这简直摆得就是张浩爷俩的汗水和辛劳。

说起来这父子俩也真命苦，力没比别人少出，汗没比别人少流，心也没比别人少操，一年又一年，不如他们操心劳累的好多家庭，劳累的钱，早就变成宽敞明亮的小洋楼和漂亮的大姑娘，孙子、孙女，钱化作了幸福在他们的脸上荡漾着，在他们的身上享受着，而他家一年又一年，还是孙子穿着奶奶鞋——老样子。要说他们家有什么变化的话，也只是张浩父子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变大，父亲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增多，腰一年比一年往下弓。张浩在一天一天跟他的青春告别，跟自己



美满的婚姻殿堂告别。

不论从人品还是哪方面来说，张浩在农村都是上等的人才，国字脸，高鼻梁，大眼睛，一米七八的个子，不胖不瘦，两只拳头一攥，两块胸肌凸老高，每个关节都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像是在演奏青春的乐曲。不论怎么看，他都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犹如春天的竹笋。所以，对于张浩这样的小伙子，村里的好多大姑娘都在心里悄悄地暗暗地多次研究过，不知打动过多少姑娘的芳心。

其中，有一个叫万芹的姑娘，就曾偷偷地给他写过情书。

这一年，张浩正好是二十一岁，是农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当张浩读了这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故意丢在他门口的情书，晚上和她在柴火堆子头前偷偷地约会时，竟然被她的姐姐发现了，便告诉了她的母亲。从姑娘时代过来的母亲，知道跟被情所困的闺女，在这样的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她清楚女儿也像年轻的自己一样，患了“一见钟情”的病，这也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目光只看见眼前一表人才的张浩，根本就看不见他背后的那个药篓子母亲和今后日子的艰难。万芹母亲又想，要不是他家的那个永远也装不满的药罐子，你就不跟他谈，我还要托人出来成全这门亲事哩。张浩这孩子是我眼看着长大的，不但懂事，死做死累，还一点歪道也不走，从不跟任何人吃吃喝喝、推牌九来麻将不说，心肠还好。有一回，听邻居说，我家的那只大公鸡不知被谁家的狗一个劲地撵着，撵得眼看着就不行了，没曾想，被路过那里的张浩看见了，硬是赤手空拳地去赶那条狗。因为他把狗眼看就要到嘴的美味给破坏了，在他追到那只狗的跟前时，狗气得扭头就在他腿上狠狠地吭哧给了他一口，几个牙把他穿着裤子的腿咬得全都流了

血。但后来当张浩把这只吓愣了的大公鸡送到万芹家时，连狗咬的事一个字都没提。还是好长时间了听邻居们说了才知道。俗话说，滴水见大海。那时，万芹的母亲就对张浩有了要把这个女儿说给他的意思。可后来冷静地又一想，他那个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走路东倒西歪、大风都能把她刮得乱晃荡的黄脸婆母亲，今年才五十多岁，你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见阎王？如果闺女要是嫁了他，岂不是大睁着两眼朝火坑里跳？别说张浩一不是做什么生意买卖的大老板，二又不是手握实权有很多灰色收入的干部，弄多少钱才够填那个药篓子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什么我这个做母亲的也不能眼看着女儿做出这样的糊涂事。于是，万芹的母亲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没对张浩说东道西，而是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托万芹的表叔，把她介绍给了在本村当会计的一个姓刘的儿子。临出嫁这天，万芹哭天抢地地在地上打着滚大哭了一场，就像古代的孟姜女哭长城，把来送行的人们的眼泪都哭得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在场的人虽然不知道万芹伤心的真正原因，但却都在心里猜测，这丫头一定是另有了自己的心上人。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女儿，万芹的母亲也一个人躲在屋里哽咽着，自言自语地对着女儿挂在墙上的照片说，孩子，是妈对不起你，可妈也是没有法子呀。

可在万芹出嫁这一天，张浩只是默默无闻地在干完了自家地里的农活回来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个人躲在那天晚上跟万芹约会的柴火垛前，独自一人一边抽着烟，一边流着伤心的泪水，把因母亲的病痛而失恋的痛苦，彻底地深深地咬着牙埋进了自己的心里。他一边用手背抹着一串串在腮边滚动的泪水，一边在心里悲哀地说，万芹，我知道你妈妈做的也许



是对的。好多人都说爱没有附加条件，这都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才说的话，其实，爱完全是有条件的，首先就是钱和权，其次才是人。从古至今，谁也不可能例外。二十八岁的姑娘爱八十二岁的干巴老头，图的是什么？名誉地位和金钱。好多长得明星似的姑娘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去给那些走起路来都发喘，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除了有个三寸不烂之舌对上会吹会拍，对下会拉着脸子，会把唾沫星子喷多远地教训人的一技之长的干部做二奶和小蜜，爱的是什么，还不是他们手中呼风唤雨的权力和灰色的收入？不管在什么时候，你只要有了钱或者权这两样有杀伤力的武器，哪怕你长得还不如猪八戒，也会有七仙女、潘金莲一样的美女去爱你。一句话，一个长得再丑的人，手上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有了，而像我这样一穷二白又有个长期病号的家庭，尽管都夸奖我人长得可以，但自己这个一清二白的这个家境，又有谁会真正地爱你？现在的姑娘，又有哪一个不心照不宣地知道，爱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有权有钱，幸福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张浩想，像万芹这样的姑娘对自己难道就是真正地爱了吗？她的爱难道就是纯洁的，没有一点杂念？她如果要是真正爱自己的话，那她为什么就这样在大哭一场之后，就投入了别人的怀抱，而没有像古代的祝英台那样，为了自己的爱情而献身呢？看来，今后，如果我家庭条件再得不到改变的话，要想找到真正的爱自己的姑娘，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张浩又想，我怎么能为了自己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而不顾把我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养大了的妈妈？想到这里，张浩把两只拳头朝一起狠劲一攥，咬着牙在心里说，为了我这个多病的母亲，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在良心上永

远是无愧的。都说，人的命，天来定。至于今后什么样，那就看上天怎么安排了。至于万芹，还是把她彻底忘记为好。当张浩重新从草堆头前站起来的时候，把抽完了的烟头子使劲朝地上一摔，然后再用脚在上面一踏，又来回碾了碾，又把脸对着繁星满天的夜空长长地叹了口气，才离开这里，慢慢地朝家里走去。这时，他感到身上和心里都随着呼出的那口长气而轻松多了。

但对于他跟万芹的事，他却从没跟自己的父母透露过一个字。

张浩的母亲眼看着自己儿子的年纪在一天天变大，看着跟他同岁的年轻人的儿女们在她面前不停地跑来跑去的时候，就一个人暗暗地流着泪，脸对着墙自言自语擦一把抹一把地说，浩儿，都是妈妈拖累了你呀。唉，你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把浩儿累的钱全都吃到肚子里去了，还这样不死不活的，你到底要把他们拖累到什么时候呀？你咋就不老早死呢！

有一天，张浩的母亲又一个人在家，擦一把抹一把地流着泪，一边诅咒着自己的时候，张浩便悄悄地站在了他后边，等母亲擦干眼泪准备进厨房去刷锅的时候，张浩伸手搂着妈妈瘦弱的肩膀说，妈，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妈妈不好意思地说，浩儿，妈都是瞎说，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张浩在脸上抹了把眼泪，说，妈，您可千万别胡思乱想，鸟儿还反哺报恩哩，更何况是人？您咒自己一口一个咋不死，您知道，我听了这话心里是什么滋味吗？只要有您在一天，我干什么心里都安稳。妈妈，您就是我们一家的箍，如果没有了您，我们这个家还像个家吗？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吗，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多么孝顺的儿子，你怎么在这样的时候就想起了这首歌呢？唉，有了这样孝顺的儿子，妈今生就是死也闭眼了。于是，妈便破涕为笑说，浩儿，放心吧，妈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妈妈虽然被儿子说的心满意足了，可她的病情并不会因为儿子的孝顺而好转，相反，还在一天天地加重。

随着母亲病情的加重，吞下的药片也在不断地增加。在张浩三十五岁的这一年，母亲终于停止了生命不止，服药不停的漫长日子。

对于母亲的去世，村里的好多人都在背地里带着同情张浩的语气议论，这个女人早就该死了。她要是早死十年的话，张浩这样的人才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打光棍。她活着，自己受罪不说，可害苦了自己的儿子了。好了，老天要是有眼的话，张浩也许能找个好女人哩。

在张浩母亲下葬的这一天，没想到跟他一个村住着的万芹也来了，而且还在张浩母亲的坟前哭得擦一把抹一把的。她的这一举动，好多人看了都感到不解。都在心里说，你这个万芹也真是，你跟他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干嘛哭得这么伤心？莫不是看张浩可怜吧？也许，万芹也是个心肠软的女人。可又有谁会想到，万芹心里的那段感情历程呢？

当张浩埋葬了母亲回到家时，父亲一见儿子，就大放起了悲声，他一边哭着，一边看着儿子说，张浩啊，都是你妈害苦了你呀。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孩子早都上学了，可你这么大了还是一个人啊。这个当父亲的哭着哭着就哭到了自己。他说，也不全是你妈的责任，你这个当爸的也有罪呀。你爸要是大小有个工作，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老天爷，你太不公平了呀，呜呜呜……这回可苦了我家张浩了哇……这都是

命啊。

他又哽咽着万分后悔地跟张浩说，你说，这不都是命里注定的吗？那时候，村里需要民办教师，村长来找我几回，我都没干，我是嫌耽误事。谁能知道，现在的民办教师全都转成了国家教师？你说，这不是怪人的命怪什么？要不，让你接个班，你还能连个对象都找不到？唉，我那时候真是雷打昏脑子了啊，怎么就那么鼠目寸光，没有一点远见呢？我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你张浩想想啊，唉！

一屋子人都被这老汉哭得眼睛红红的，万芹也不住地靠在门边抹着眼泪。她一边抹着眼泪，还不时地用眼角朝张浩的脸上瞟。

对于万芹的目光，张浩却连碰也不去碰。张浩觉得万芹在这样的时候能在这里，并不停地对自己施予同情的眼泪和目光，已经很知足了。于是，便在心里对万芹连说了几个谢谢。

于是，张浩便扶着父亲的肩膀，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父亲说，爸，你也不要想的太多了。我们爷儿俩今后就认命过吧。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抱怨你跟我妈的。

儿子不这样说，父亲还好过些，儿子越是这样，老汉心里越是感到惭愧，越不是滋味。

这时，乡村医生李丽的丈夫把一支烟递给老汉，并且安慰说，大爷，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们爷们说说别的吧。

老汉也许是太累了，便把一支烟叼进了嘴角，烟把子在他嘴里一抖一抖的。可就在李丽的丈夫把打火机打着朝他嘴边递过去时，老汉的手却抖了起来，嘴里呼哧呼哧地喘起了大气，像干活出了大力气的老牛似的，眼睛也闭得紧紧的，身子眼看着朝后倒了过去。



见此情景，李丽的丈夫赶紧一步跨到老汉跟前，把胳膊朝老汉的背后一伸，又把胳膊肘一弯，就把老汉抱在了怀里。眨眼间，老汉已经变得不省人事了。

见老汉这样，一屋子人也都着了慌，嘴里都不住地说，怎么了？怎么了？当一屋子人正不知道怎么才好时，万芹却非常镇定地说，先不要动，赶紧去请医生。说罢，就出了门。

当她把李丽请来时，只见躺在李丽丈夫怀里的老汉嘴角两边正有两条像细粉丝一样的黏涎向下悄悄地爬行着，从嘴角一直挂在地上，好像永远也没有止境。老汉的身子已经软软的了。

见他这样，便都说他是太累了，歇歇，一定会醒过来的。

李丽这里一放下药箱，那里就急匆匆地掰开了他的眼皮，用目光对着他的眼睛仔细地看了看，她一边看着，额上的两道柳叶眉在急剧地向一起皱着，两眉间皱成了一个小疙瘩。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李丽眉宇间的那个疙瘩上，一颗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嘴巴全都抿得紧紧的，生怕一不小心发出声音而影响了老汉的恢复。而李丽又唯恐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又再次把他的眼睛掰开认真地看了看，然后，看过之后，轻轻地叹了口气，便非常失望地把手从他的眼皮上拿开了。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都能听见人们的呼吸声。当人们再次把目光停在李丽的脸上时，见她的眼睛红红的，先是在老汉脸上停了一会，之后，便抬起手在眼睛上抹了抹，嘴里自言自语地咕唧了一句，怎么会这样呢？屋里的人看着李丽脸上的表情，都感到了事情的严重，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心里还没有底。万芹就站在李丽的跟前，一副屏声静气的样子，

两只眼睛也随着李丽的目光在老汉那苍白的脸上扫来扫去的，在搜索着老汉生命的迹象。此时，在别人眼里，他不是张浩的爹，是她的爹。一屋子人的心脏，好像也像老汉一样停止了跳动。在众人眼里，李丽就是掌管着老汉身杀大权的上帝，都认为，她让他活，他就能活。众人都在等待着李丽的结论。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张浩的命已经够不幸的了，他不能再失去这个劳累了一生，辛苦了一生，而又老实巴交的父亲了，父亲是他的支柱，是他的靠山，他可不能再倒了，如果他再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真的苦了张浩了。

也许，所有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老天会这么不公平，会安排这个病了这么多年而死去的女人，在临走时还会把这个因为她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的男人给稍带上。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啊，你咋就不替你这个可怜的儿子好好地想一想呢？

众人见李丽老是愣在老汉面前没有动静，既不拿药，也不说老汉得了什么病，心里都急得像着了火一样，但在这样的時候，谁也不好开口问她。也许李丽是在思考着老汉的病情，在考虑治疗方案，都在心里这样猜测着。时间就是生命的道理，也许李丽更比大家清楚，但在这样的時候，见李丽还不对老汉进行抢救，他们就再也没有了耐心。于是，当李丽再次从老汉的胸口上收起听诊器时，所有的人几乎都用眼睛盯着李丽，异口同声地问，他到底怎么了？李丽这才好像被人们的询问惊醒，从悲痛回到了现实中来，可她仍然把目光停在老汉那毫无血色的脸上，长长地叹了口气，非常失望而又出乎意料地回答说，瞳孔都已经散开了，唉，不行了。听了这话，其他人再不懂医，但也知道瞳孔散开是什么意思。于是，一屋子人顿时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张嘴瞪眼地问，什么？散大了是什么



意思？刚才不还是好好的，怎么，怎么会呢？

张浩听了这话，先是把那双因痛哭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刀子似的在李丽脸上很有力度地盯着，一边盯着，一边结结巴巴地问，怎么？瞳孔散大了？李丽没有回答他，而是再次把听诊器又放到了老汉的胸口上，几乎把脑袋也贴在了老汉的胸口上。她希望通过这个听诊器能听见老汉的心脏声再次响起来。

一分钟，两分钟，李丽除了听见的只是自己血管流动的声音。

一屋子人再次静了下来，希望能再次从李丽的这个听诊器里得到大家想要的消息。

可结果，李丽还是用非常失望的口气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大爷真的不行了。

听了李丽这个带有权威性的判决，整个屋子，在经过几秒钟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静之后，一下子就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男人的嘴里不停地啧啧着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女人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诉说着张浩爷俩的悲惨命运，真是苦命人啊，你咋就这么没有福气呢？老婆走了，你们爷儿俩本该过几天清闲的日子，也好给儿子燥燥，让他成个家呀。

顷刻间，整个村子好像都笼罩在了一片悲痛之中，人们对张家不幸的关注，并不亚于对国家重要领导人去世的关注。于是，一时间，不论是在一家家的饭桌上还是在路上，乡亲们只要见了面，三句话不说，就要把话题扯到张浩家的事上，先长长地叹上一口气，再说，一下子走掉两口的事，一个个都一边在嘴里说着这事，一边嘴里还不停地用几声唉字来表示对他们一家的同情。有的说，这人要是什么样，那是上天早就安排好了的。跟老张一起光屁股长大的赵思福，就在饭桌上跟家

人谈到张浩家时，说，我早就看出老张是个苦命。你瞧他那眉毛跟眼睛，怎么看都跟别人的不一样，两道眉毛跟眼睛挨的近不说，眉毛还朝下耷拉着，那给人的印象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愁眉苦脸”的具体写照。我就知道，我从来就没看他笑过，一天到晚就跟谁借他的米，还了他的糠的一样拉着一张苦瓜脸，几乎都可以闻到那张脸上的苦味。还有，就是他那灰涂涂的印堂，人家的印堂在太阳底下都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而他的印堂什么时候也没见发亮过，就像沾满了灰，一天到晚都灰不拉几的，再细看，原来是长着很多很密的灰色绒毛。走路时更是耷拉着个头，就像永远有算不完的账。两条眉毛老是朝一起皱着，皱成了一个疙瘩，也许是时间长了，疙瘩都固定不化了。唉，这就是命啊，是老天爷叫他长成这样的苦相啊。他老婆说，我看你这是骑驴不知地走的。人家家里一年到头有个病人，要吃药，要花钱，是你，你能有心肠笑？我看你是睁着两眼说瞎话！赵思福说，我不是说了吗，不是现在，跟我上学时就是这样。老婆又拿眼睛瞪了他一眼，说，他以前什么样，反正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也许除了你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但赵思福还是继续说他的，一看他这样，我就想，这人的命是在来到这个世界时，老天爷就给安排好了。上学时，我跟他的成绩简直没法比，哪次老师都给全班学生念他写的作文。就连老师背地里都议论，说他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记得有一回，我们的语文老师拿着他的一篇题目叫《我爱四季》的作文，扬着眉毛夸奖说，从他身上，简直使我看到了一个小作家正在茁壮的成长！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当然，主要还是要靠他的后天努力。赵思福叹了口气说，这人呀，要是倒霉了，放屁都砸脚后跟。可那



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国除了一本《艳阳天》之外，哪有什么文学作品，就连那个写《四世同堂》的作家都被逼得投湖自尽了，你想，像老张这样的人，还想当作家？做他的白日梦去吧！当时，大多数人初中毕业后，除了少数有背景的人能有机会上大学之外，其余的哪个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不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在广阔的天地里练起了红心？哪个又不是炼得腰酸背痛腿抽筋？要说没有机会吧，也有机会，那时，正赶上全国都在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什么“五七指示”，走什么“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而开门办学，就需要很多教师。于是，这时候一批批的所谓民办教师也就诞生了。当时，村长知道老张是在学校成绩拔尖的学生，就主动到他家找他，动员他到学校当民办教师。没想到他却这样说，当教师不就把自己拴死了，除了星期天才能搞些家务外，别的哪还有自己的一点时间？如果当了这个教师，家务怎么搞，那几分园地还怎么操持？赵思福看了眼老婆说，你说，他这不叫命叫什么？送到手的机会他不要，却把心思放在了家务上，这又该怎么解释？当然，也不能怨，他的老婆那时就已经得了糖尿病，还要经常四处给妻子寻医买药。所以，他经过反复思考，心想，还是给妻子治病要紧。尽管当教师要比劳动省力气的多，但这和妻子的病相比，当然还是妻子的病要紧。于是，他最终放弃了教书。当时，他也许做梦都想不到，这个教师以后会转正，一个月能风雨无阻地拿一两千块的工资，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一个个见了人胸脯挺得比下巴还要高。赵思福说。

村长一听说他不愿意当民办教师，就很惋惜地说，我说老张啊，你可是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啊。我是考虑再三才感觉你当民办教师最合适。别看现在不讲考试了，但我想有一天国

家还是要靠考试来提拔人才的。你的文化程度在我们村大家都是知道的，为了我们村的下一代能多出些有用的人才，我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了你。别看现在只是记公分，但我相信，将来国家会对你们这些教师给予考虑的，说不定还会让你们端上铁饭碗哩。村长说着，还抬起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说，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说不定对你还是个机会哩。你可要拿定主意了。要不，我就要去找赵思福了。明天就要开学了，怎么能没有教师呢？老张这时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村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已经拿定主意了，我如果一旦当了教师，就要对学生负责，但我的家可就全丢尽了。赵思福说，这些可都是村长后来跟我说的。赵思福说到这里，看了看老婆说，你说，当时他要是当了这个民办教师，还能像今天这样吗？现在，不也是一个月拿一两千了？有这些钱贴补家里，家里是绝不会这个样子的，说不定张浩的孩子都上学了哩。不过，话说回来，他要是那时候当了民办教师，我还会有今天吗？你说这不是命又是什么？那时，我天天上学跟他一起来一起去的，看他那个用心劲和他的成绩，我就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跟他的命运竟能翻个个。唉，你说这不是命又是什么？唉，别的不说，这下可坑了张浩了。多好的孩子，没想到硬是被他的那个家给拖累坏了呀。唉，我怎么走着坐着就是忘不掉这件事呢，昨天睡醒了，又不禁想起了这事，张浩今后该怎么办呢？

老婆见他老是没完没了的抓住这个话题不放，就没好气地嘟囔到，你到底还吃不吃了？你看看桌子上的菜可有一点热气了？我跟你讲，你这叫说书的掉泪，替古人担忧！我可跟你说到前头，你要是因为这事吃了凉菜，咳嗽又犯了，我可再不问你的事了。赵思福不好意思地笑笑，不说了，不说了。唉，